

母亲和她的黄豆芽(外一篇)

■周刚振

母亲是上个世纪末离开我们的。自她去世后，我就再也未能尝到过母亲生的豆芽的味道了！

如今的豆芽生长期短，大多都放了催芽生长素之类的药物，吃起来没有母亲当年亲手生的豆芽的味道。母亲生豆芽首先是精选黄豆，她把黄豆用簸箕滚了一遍又一遍，时常还会捏起一颗豆子放在眼前对着天空瞅上半天，说这颗豆子难发芽，脱粒时受伤了，便放在身旁的一只碗里，碗里还有一些豆瓣和上半边黑的豆子，这些豆子都生不出芽便被母亲一一淘汰了。

母亲生豆芽，从不放什么催长素、无根剂的，那年月谁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母亲把选好的黄豆用温水浸泡12小时，然后把水控干净，再装进一个瓦盆里，摇上几摇，上面铺盖一块蒸馒头用的蒸单（粗白布做的），盆子上又盖一块木板，由于白天要做饭，便把盛豆子的瓦盆放在土炕的火箭头（火直

接进炕洞的上面），用棉被捂严实，到了晚上吃罢晚饭，母亲就早早地洗净大铁锅，把瓦盆从炕上端出，放进锅内。3天后，豆子开始冒芽了，豆子的腰部有一个小小的角，煞是好看！第5天，豆芽便长到一厘米长了。母亲每早起来，先从锅里端出瓦盆，烧些温水洗过脸后，就将盆中的豆芽倒进簸箕里，用力簸上几下，说是让豆芽锻炼哩，这样，豆芽才肯往胖地长，且生根。

记得有一年，我总嫌豆芽长得慢，趁母亲没注意偷偷地往锅底添了把柴，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母亲把豆芽往簸箕里一倒，啊！豆芽怎么长了毛根，那根须比豆芽还长，母亲气得流出了眼泪。

是温度太高了，豆芽就长了毛胡子！

一番折腾后，母亲把过长的根须一个一个地用指甲掐掉，然后把豆芽放进水中浸泡，再控干水，依旧倒进瓦盆，放进被窝里。

晚上，再放进锅里时，母亲还特意用手在锅底试了试，看锅底热不热，生怕再弄出毛胡子来。有时，母亲还会抓住盆沿用力摇几下，让豆芽在盆里翻翻身。

母亲生豆芽一般得八九天，今天已是第八天了，盆子里已盛不下了。早上一揭开蒸单，热腾腾的豆芽味扑鼻而来。

眼下，又快过年了，我突然又想起母亲和她的豆芽来，那年月的年味儿真浓，虽说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可乡下农村一过腊八，就进入忙碌的日子，大人忙着备年货，小娃娃开始扳着指头数天天，盼着快些过年。那时的豆腐是用石磨推下的，大白菜、白萝卜、红萝卜是自家地里长的，蒜苗、菠菜、香菜吃时再到地里割。村子中间的食堂门口，锣鼓喧天，大人小娃在这里欢庆新年。可现在，这年味儿咋就越来越淡了呢？如今在市场上，根本就买不到像母亲当年生的豆芽来，那咋能吃出年的味道来！

组诗

■朱娟

荞麦

红茎 绿枝 白花
一根根 一棵棵
一垄垄 一片片
耀眼的绚烂
叩开旧事陈年
点朱唇 甩水袖
聚焦的镜头 鎏金的夕阳
被誉为粮中之宝的荞麦
经剥壳 磨粉和面 煮制
填满瓷碗的空旷
饱食终日 过剩的营养
充盈不堪重负的脏器
出逃的疾 八方游荡
不含副作用的良药
妥帖地依附在胃肠
潜移默化 为亚健康生命亮起绿光

定力

定力不够
一丝微雨卷起的波涛
瞬间淹没了稻草
稻草浮在水缸
齐腰的深度
盖不住匆忙的行走
转圈 转圈
囿于原地的风声些许上扬
更多的陷入繁冗漩涡
听进去的话语
吐出来的附和
让怀疑泛滥成灾
纠结深插心结
困惑无处不在
沉默的门户敞开依旧
有影子进进出出

一念之差

彼时
晨光乍现
头脑高处在迷糊状态
摸索的手刚触碰到按键
就为祸害打开了缺口
举家迁徙的线路在眼前展开
整理行囊才发觉
少了食物和水
叩问田野 寻找源头
这中间长长的路途
岂是短短的脚步能够丈量
恍然明白
那些被欺骗的人
并非皆是愚昧
懊悔的潮水
肆意淹没理性的沙滩

早春

■北尘

小院墙角阴凉处巴掌大的几片雪化完了。我的心绪便失落了一些。我是想让冬天多留一段时间的。冬天能让人产生坚强的意志与寒冷抗衡。冬天没什么不好。

院中栽了三棵树。枣树，海棠，桂花。枣树没有什么生机，刺刺扎扎的，依旧孤独地站立着。海棠却有了精神，四散的枝条上都有了大大小小棕红色的苞蕾，仿佛你只要转个身或眨个眼，它们就会蹦出来。桂花的叶子绿油油的，旺盛且有活力，好像它在另一个世界里生长着。我喜欢看它们随风摇摆的样子，叶子哗啦啦地碰撞声，总让我心中充满了欢喜。

掬一米阳光，染一片芬芳。刮过的风也温柔起来。坐在小院的桌子旁边，沏一杯红茶，拾一盘果点，抽一支纸烟，看看喜欢的书，晒晒暖暖的太阳，偶尔有朋友相约，倒也感情难却，实在不愿离开。

三五只鸟儿在枣树的枝梢上鸣叫，追逐着蹦跳。光照充足的地方，小草已开始生长起来。嫩绿的

芽儿，互相拥挤。鸟儿有时猛地飞下去，在墙边的地上啄几下又飞走了。

挨着海棠树和桂花树的旁边，有两畦蔬菜。一畦是蒜苗，一畦是菠菜。蒜苗的精神不振作，有点小蔫了，而这些菠菜却不相同，也不知是什么种子，遇冷叶子便蜷缩起来，光照受热之后又舒展开了，大的足有脸盆之大，小的也比巴掌大。绿绿的，养眼。

地上找不到一只虫子。似乎太无味了。现在才感觉平日那些乱飞乱跑的虫子，有了可爱之处。只有那两畦绿蔬，总让人看不够，它们就是春天的影子。

春天的脚步是缓慢的。它不像夏天那么热烈，也不像秋天那么富有，更不像冬天那么残酷。此时的小院有鸟语，但没有花香。有瘦绿，但没有肥红，可是院中土墙上生长的那些干瘦草儿的枝蔓，总是让我看到它们曾经的辉煌。或许也曾花香肥红。只要它们曾经来过，便会永久地在这里留下烙印。

冬天气养精蓄锐，春天多读书。手捧精美散文选

集，无意中翻到了莫泊桑的《雪夜》，那些简洁的话语和开阔的审美场景，让阴郁和凄冷在尺牍之间冲击到我的思想中。我便想，我的春天就在眼前，就是缺少一些游蜂浪蝶的吟唱与舞蹈。莫泊桑之所以用大师级独特之笔写《雪夜》的寒冷，他可能更喜欢阳光明媚的春天吧。

小院没有烟雨迷蒙的江南秀景，也没有长河落日的气魄之美，更没有国色天香的娇艳之魂，而它那纯粹优雅的拙朴，那云淡风轻的静谧，总是给人以爱怜。

细细的柔雨夹杂着斜风飘进小院，潇洒地落在土地上，落进绿色的菜蔬里，雨声是那样让人欢悦，让人心爽。

那些很小的草儿也被雨水滋润得越发有神。它们和那些菜蔬快乐地生长着，它们被雨水洗刷得那样绿，甚至绿得发亮，亮得能让人看见希望和未理事物的影子。

问路

■方英文

步行，顺带健身。问到第三个人，才知玻璃店位置。那是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坐在她的无人光顾的店门口，晒太阳，刷手机。

“女子，请问玻璃店在哪儿？”
“你把我叫啥？”惊讶地抬起头。
“叫你女子么，不合适吗？”“合适，合适！”满面喜悦地站起身，扬臂指路。“走到那个十字，右拐，走到头左拐几步路，就是。”

“谢谢啦！”“没事，没事。”坐回小竹凳，继续晒太阳，刷手机。

女子，真是一个高雅词，一如老子，孔子。

名家专栏

行走岁月

■鲁秦儿

不要考虑
北纬多少度才是我们最心仪的奔赴
只有在清晨
从昨夜的梦里走出
从商业、世俗里抽身
跳到诗句的琴弦上
灵魂会跟着香甜而抖动
尽可能地不要在春天许下诺言
因为
过度地热爱一件事情或一个人
会使人满足
但会带来疼痛
没有什么比让万物随机生长
是更了不起的事情
种子和泥土该怎样地亲密
才孕育出人人喜爱的春天
和名贵的城市
如果看到路边的栀子花正盛开
喷泉在怒放
那必定是另一个星系在为人类
喷洒雨露
没有什么本该是我们的
色彩来自太阳
地球是一首长诗
艺术家只是借机描绘
只有那个
独自坐在石板上的优雅女子
她衣裙上盛开的花纹
才完美无缺